

# 我們都是「孤兒」

文——蔡宛蓉  
V，以藝伴活，以字生香。香言創辦人

(編按：回應4月19日江逸天 Olivier〈循環的思念〉)

○：  
我這兩天突然有個奇怪的領悟：原來我們每個人都是孤兒。打從我們出生開始，我們便一直學習獨立和失去。譬如我們戒奶的同時失去了與母體最後的連繫；上學練習跟父母道別時，我們開始失去童真，慢慢被同化，學習社會的禮儀。我們日復一日的練習跟爸爸媽媽說再見，直到一天，我們迎來最後一次道別，變成了真正的孤兒。所以說，成為孤兒這個結果是必然且注定的，任何人都無法掙脫這個輪迴。我們唯一能bargain的只有時間，但可惜，我們往往要去到一定年紀時才能明瞭「活在當下」真正的重量。這樣聽上去好像有點沉重，但對我來說，當孤兒這件事其實挺liberating的。可能因為在孤兒的世界裏並沒分你我，我們共同擁抱失去和孤獨，時而悲傷卻充滿諒解和互相扶持的溫暖。「孤獨」是

我們的共同語言，也彰顯了人性的善良。  
講起孤獨，我最近也有深切的體會。話說這兩個星期我正在密集式地上 Thomas Richards 老師的課。他是 20 世紀劇場巨擘葛羅托斯基 (Jerzy Grotowski) 的弟子，同時是國際舉足輕重的戲劇大師，最近來港舉辦歌謠詠唱和劇場創作班。你應該知道這對我來說是如此大的突破，畢竟我沒有演員的自信也懼怕把自己掏空，讓觀眾剖解，所以每次踏入排練室前必須經歷一場內心交戰。話說回來，Thomas 老師的訓練實在顛覆了我對創作的想像。他和團員引領我們詠唱 ancient songs (古老歌謠)，以撼動人心的歌聲帶領我們進入古老的部落、被戰火毀掉的文明、母親難產死前與孩子的最後對話……這些畫面隨着歌聲在我的腦海裏浮現，連結着世世代代的傷痛、人性的共同苦難。我們隨着這些記憶和歌聲擺動身體，打開心輪、喉嚨高聲詠唱來釋放和感受我們最原始的感情。那些共同的孤獨感和悲痛隨着我們的能量連結空間、大地，我們這班孤兒頓時成

為了彼此的後盾，大自然是我們的歸宿。  
唱完歌，Thomas 老師便開始最讓人忐忑的環節：劇場創作。我們每人輪流上台演出一段文本或 old song，而我便因為這個環節失眠了十幾個晚上，把自己劇本重寫了一遍又一遍。本來我真的打算直接跳過演出這部分算了，反正劇本一直寫不好，少我一個文本不少。但不知從哪個展演開始，我好像多了一份勇氣和力量。我發現，原來同學們跟我面對着同樣的恐懼和質疑，並沒有因為他們是專業演員或舞者而減少。原來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和孤獨，只是說故事的方式不同而已。同時我也開始思考，我們在脫去外皮後是否都在尋找同樣的意義？活着的意義、愛和失去的意義、一個人的意義。  
掙扎了兩個星期，我終於在剛剛那個周末演出了我第十一稿。雖然還有大的進步空間，但我總算跟排練室裏的孤兒們連結在一起，經歷着彼此生命裏微小的變化，為彼此的存在而大聲詠唱。



我認為「我們都是孤兒」這觀點十分有意思，人生終會經歷失去，不論是親人、朋友、甚至童真，而這些東西的離去會伴隨着孤單。  
學習面對「失去及孤單」都是人生一大難題。  
人生的一大轉捩點，邁向獨立的第一步——上小學

的第一天。那天，我們失去了父母的陪伴，來到這陌生的校園，難免感到孤單，甚至迷失。然而這時候總會得到師長及同伴的指引及鼓勵，路途因此變得明朗。失去及孤單，總伴隨着成長，只要堅定向前即可！



六真黃溢希